

/大槐树下/

陈爱松



笔名村姑,乡村生长,乡村教书,常闻逸事,常见乡俗,大槐树下,漫话人物。

/浮生小记/

聂丽



当过记者,做过编辑,闲来弄墨,叙一段梦里落花;静坐煮茶,沏一壶人生百味。

/南关码头史话/

孙新建



笔名沙草,洛阳老城人,爱家乡老街,觅乡愁乡情,打捞岁月的金子。

咱也织个网

霜降后,天麻麻亮,村里的麦囤老汉就带着儿子大夯在地里刨红薯。今年十来亩红薯大丰收,家里的红薯堆成了山。村里人都会漏粉条,麦囤也会。父子俩天天干,竟然漏出来一千多斤粉条。麦囤老汉对儿子说,只要肯出力,就饿不死!

这么多粉条,咋卖呢?麦囤学着别人,把粉条分装成十斤一袋。称足秤,他还要再放上一把,反正是土地里出的,能换成钱就好。麦囤和大夯拉着粉条去镇上赶会,谁知会上卖粉条的不少,站了一天,也没卖出几袋。

麦囤真愁了,家里人不花钱都能过日子,但孙女正上着大学呢。咱没本事一辈子,可是孙女争气。当爷的,咋着也不能让孩子受症吧?低保那俩钱不经花啊。

村子附近有个峡谷,开发成风景区了,村里有人到那儿去卖粉条。麦囤和大夯拉上架子车,也来到景区外的路口。山口风大,吹得脸生疼。麦囤蹲一会儿,站一会儿,转一会儿,眼巴巴地看着一辆又一辆车开过来开过去。

大夯躲在车后,抄着手喊,爹,我饿。麦囤拿出馒头,递给大夯。大夯啃了一会儿,又喊,爹,老冷,吃不下去,我想吃方便面。麦囤哄他:一会儿卖了粉条给你买。

有个戴眼镜端相机的年轻人走过来,麦囤赶紧站起来说,十元一斤,十斤一袋,秤一分不少。那人看了看,有点犹豫,说,车上不好带。麦囤说,半天没卖了,好粉条啊。那人看看麦囤又黑又皱的脸,说,好吧,我买十斤,便掏出钱来,给麦囤。大夯在一边喊:爹,买方便面!

戴眼镜的人吃了一惊,发现了蹲着的大夯,问麦囤,这是你儿子?麦囤有点歉意,嗯,脑瓜不好使,可是有力气。那人又问,麦囤实诚,把家底全倒了出来。

戴眼镜的人说,你等等,我叫人来买。一会儿,他带来一群人,把一车粉条全买了。麦囤高兴坏了,真是遇到好人了。

大夯吃了方便面,很高兴,用空车拉着麦囤,撒着欢儿跑。麦囤想,明天还到这儿卖。刚到家,戴眼镜的人开着车也来了,对着他的家人和粉条咔嚓咔嚓拍了好久。

第二天,粉条只卖了三袋,重车去重车回,可总比在家里堆着强啊。第三天早上,麦囤正想少装些车,有人开车来,打听他家在哪儿,竟是来买粉条的!要一百斤!这人刚走,又有人打听到他家了,十斤二十斤二百斤地买,有城里来的,有镇里来的。麦囤又高兴又纳闷,想不清楚运气咋这么好。

晚上,村主任小波也找来了,麦囤叔啊,你成名了,网上发了你家的情况和你卖粉条的照片,连领导都打电话问哩,说卖不掉的话,区里发动人来买。

第四天,麦囤在景区外竟被游客认出来,一车粉条很快就卖完了。回到家,小波来找麦囤,说,下午你没在家,有人来买粉条,我帮你把剩下的四百斤全卖了,这是钱,你数数。麦囤想表达谢意,却只会喃喃道:好人哪,好人哪!

来买粉条的人还是不断,村里很多家的粉条也跟着销售出去了,大家都说沾了麦囤的光。麦囤没想到,自己低头弯腰一辈子,竟也能重要一回。

那网是什么东西呢?是渔网吗?咋就能网住这么多好人呢?麦囤老汉想,孙女一定懂。过年见了得跟她说说,也让她学学织个网,帮大家卖粉条,咱就不用戴那穷帽子了。

念暖

又是一个星期天,早上一觉睡到自然醒,直到阳光透过窗户,将我唤醒。把手手机调到飞行模式,过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星期天。

给自己做了碗五谷杂粮豆浆,又炖上了晚上要喝的汤……

停下忙碌的脚步,温柔、细致地对待自己,终于学会了。

此时,只想安安静静地度过星期天,没有手机铃声,没有笔,没有电脑,也没有汽车喇叭声。

如鲁豫所说,放了假,只想寂寞地待着,做一棵幸福的植物。

窗台上的几盆多肉植物,这两天越发青翠欲滴。回想起一个多月前,它们还是一副霜打茄子的蔫模样。听从了朋友的建议,我把它们连根从盆里挖出来,放在阳光下晒了几天,然后再移植回盆里,经过一个月的暖阳照射,终于,它们一个个又活色生香起来。

打开窗子,在暖暖的冬日阳光下,开始认真地打扫房间的每一个角落,擦拭家具的每一道缝隙,整理衣橱里的衣服及散乱在各处的书,换了水景池里的水,清除了绿萝枯黄的叶子。然后,照着食谱,学会了那个在家里放了一年的破壁机的操作方法,给自己打了半杯红柚橙子汁。在这个过程中,心里一直在唱歌。

不管经历几番轮回,我一定还会喜欢洛阳这个四季分明的城市,热就是热,冷就是冷。

记得有一年冬天,在泰国,看着那里的树,千辛万苦地支撑着绿,所有的叶子虽然都是绿油油的,但总感觉有疲惫之意。在泰国的那几天,我没有一天不在为这些树心疼,心疼它们的绿,心疼它们的疲惫。

我还是喜欢洛阳的冬天——天虽然冷下来,大家走在路上缩手缩脚,但还是可以感觉到这个季节的温暖,享受到寒冷之外的暖阳,这也许就是我念暖心思的由来吧。

念暖,是这个冬天里自己写给岁月的一封信,从中读懂它冷峻里的温柔,读懂它温柔里的高远。

念暖,更是冬天里一瓶醇香的老酒,让人痴醉。

午饭过后,趁着阳光正暖,趁着心情正好,骑车上路。在等绿灯的时候,看到旁边两位老人推着自行车叙旧,一个呵着气,一个眉飞色舞。他们应该是好久不见的同事,一个被调走之后,彼此失去了联系,不想却在路上重逢。

他们不惧寒冷,扯着嗓子在路边谈话,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他们久别重逢的兴奋,让人心暖。

心暖是一种力量,让人觉得美好、明亮、恬静。

因此,我决不会收回念暖的念头,给我一丁点温暖,我就能感知窗外的阳光是和煦的,生活是美好的。

岁月更迭,悲欢交织,早已令我深深懂得,什么是生命中最值得珍惜的。只要有温暖在心,简陋的房间又如何,朴素的装饰又如何!温暖的笑容从没因身份的尊卑贵贱失去它明媚的光芒。

有些温暖在心,比金子还珍贵,这是生活教会我的。这两天,洛阳的天空寒冷而明丽,看上去,蓝得不认识了。阳光像锐利的箭一样,冰凉地射过来,在路上走一圈,觉得自己的前额被冻得昏起来了。这才是真正的冬天,唯其如此,春天才会被人在寒风中千百次地幻想。

小脚儿(下)

2010年4月,我曾在马市街中段92号采访过一个“小脚儿”工人的后代。他叫郑圈,当时已经78岁了,从洛阳市公安局车管所退休。他的父亲郑德彪就是干了一辈子的“小脚儿”。

郑师傅告诉我:“小时候,家里很受症(困难),一年下来,吃不上一顿饱饭。全家四口人,主要靠我爹推小车,当“小脚儿”。百十来斤的干粉布袋,他用胳膊一夹就走了。干活多少,由柜上记账。一天下来,累得骨头都要散架了。我爹他是出了一辈子苦力呀!”

他说的干粉布袋,是街上好几家粉行的货物。他们这种以活记账的搬运工人,类似后来的临时工、零工。干活多少,由柜上负责。工人多了,柜上发牌子,工人少了,柜上记账,日结日清(因为他们等米下锅)。

做“小脚儿”的多是一些穷苦市民,他们无地无房,在街上租房住,靠出卖苦力为生。当时有民谣云“推车打担,只够搅缠”,意思是说,辛苦一天,能混个肚子圆,也是很艰难的。他们唯一的生产资料,就是一辆木制的独轮手推车。车子有左右支脚,一根攀(pàn)绳,一次能推二三百斤货物。

码头上的“小脚儿”更多。这当然与码头上生意兴隆关系密切。码头上的行业紧紧围绕着洛河上的水运。大体说来有三种,一是撑船放筏的,二是背河的,也就是纤夫,三就是“小脚儿”。

在民国二十年(公元1931年)前后,洛河的水运仍然很发达。这当然与洛阳当时的铁路发展还不是十分兴旺有关。这里简单提一下洛阳的铁路,洛阳的铁路分两段修成,第一段叫汴(梁)洛(阳)铁路,全长183公里,是作为卢(沟桥)汉(口)铁路的支线修建的,1909年农历十一月廿一日(公历1910年1月2日)竣工,腊月通车。当时的洛阳车站,名叫河南府车站。而洛(阳)潼(关)铁路从1907年开工,修修停停,困难重重,一直到1931年12月才正式完工。

由于水路通畅,运价上较之陆路运输又有优势(在铁路、水路、公路的运输成本计算上,以公路成本最高,至今依然),上游和下游的各种物资云集而来,码头的生意十分兴隆。

“小脚儿”就是苦力。大量货物从船上、筏上装卸搬运,靠岸上堤,最后运至货栈商行,全依赖那些“靠山吃山,靠水吃水”的“小脚儿”。他们手推独轮车,冬天一个裹肚儿棉袄,一根腰带。腰带多是指头粗细的麻绳,“腰系一根绳,强似穿十层”。当然,这只是底层百姓的说法,因为他们没条件像有钱人那样里夹外棉,狐裘锦衣。到夏天就简单了,一个大裤头,一块遮肩粗布。这遮肩布还有个名称,叫大腰巾,天热缠在腰里,天冷搭在肩上,夏擦汗,冬御寒。